



边缘少年

简暗 著

边缘生涯 十载少年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边缘少年

简暗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缘少年 / 简暗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08-09584-7

I. ①边… II. ①简…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2582 号



出品人 邵敏

责任编辑 徐珏华

装帧设计 夏芳

图片提供 杨晓

边缘少年

简暗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5 插页 10 字数 137,000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584-7 / I · 837

定价 22.00 元

目录

边缘少年

第一章 黑吃黑	3
第二章 白裙子	27
第三章 含羞草	50
第四章 仙人跳	71
第五章 生死签	94
第六章 龙城逝	115

痞子传说

第一章 打打闹闹也没什么不好	141
第二章 爱人要长得像明星才行	165
第三章 接触法分辨友情和爱情	185
第四章 于是生命时刻都在淘浪	207

边缘少年

我不想离开你，我只想跟着你。

你去哪我也跟着你！

第一章 黑吃黑

雷子蹲在桥边上，看到一辆面包车缓缓开了过来，雷子赶紧滚到一边，窝在草丛里看。这时，面包车的门“哗啦”一声开了，一溜下来的人个个亮着家伙。雷子一见不妙，胡乱抹把脸，爬起来就抄小道奔了回去。

“沔哥，有情况，快跑！”他奔到仓库后面，正有一帮人在交易，他忙伸手摇动，扯着嗓子喊。

昊沔站在最中间，一看雷子跑来就知道出事了，赶紧收回正要交出去的皮箱，不料对方手脚更快，已经一枪射了过来。昊沔中弹，跌在地上滚了一圈，对方便乘机要再补一枪，却只听“砰”的一声，他自个的眉心倒中弹了。昊沔惊得回头一看，开枪的却是文

则，自家兄弟。

文则动作敏捷，连射几枪后冲到这头一把拉起昊沅，两人赶紧趁着混乱往外跑。昊沅受了伤，只得紧紧抓住文则的肩膀，一边跑一边骂，“妈的，黑吃黑，老头子竟敢撂我！”话音未尽，肩上的弹窝又淌了大量鲜血，昊沅痛得闷哼。

文则皱起眉，不知在想什么，架着昊沅跑上了接头的车。开车的是雷子，这小子年纪不大胆子不小，除了性急，做事还算周全。雷子车开得飞快，转弯的时候车身几乎翻过去。

“操！你他妈镇定点！”昊沅气急，一脚踹了过去。

雷子却没吭声，只觉得哪里不对劲，再往后视镜一看，忽地惨叫起来，“妈的真完蛋了，条子也来了！”话毕，只听后面呼啦啦一阵铺天盖地的警笛。

文则皱眉更深，喀拉几下给枪上满子弹，然后拍拍雷子肩，沉声道：“我下去拦，你机灵点！”

雷子满头大汗，回头时车门已经嗖地大开，风沙猛吹。文则握枪就要跳下去，昊沅一把抓住他，叱道：“你干什么？这一下去你死定了！”

文则只道：“一起干的，犯不着一起死！沅哥，你说咱们什么时候没想过今天？”话毕，也不待昊沅反应，他人已跳下车，落地后滚了几圈，擦了一身血红，雷子狠踩下油门，车子便呜呜飞快地开走了。

文则站在马路中央，疾风拂面，公路两旁荒郊废园全成了模糊的背景。此时此刻不知他在想什么，面对着狂追而来的警车，他极其平静，只是举枪等待着，然后校准，射击。他枪法精准，一连打爆四辆警车轮胎，警车挤作一堆，警察恼火地冲下来，将他团团围住。他们既惊且怒，持枪一触即发，文则站在中间，忽然觉得有种奇妙的愤怒正从他内心深处翻腾起来，他的眼神一瞬间由冷变热，令合围的警察直冒冷汗，生怕这条大鱼如今要争个网破。

可意外的是僵持并没有太久，文则或许知道自己寡不敌众，竟自动解枪投降。警察不由松了口气，麻麻利利将他拷住。待文则回头再看，路的尽处，吴洋的车早已经没边儿没影儿了。

二零零三年三月九日，彪龙警局二七行动失败，吴洋脱逃，文则被捕——为后来发生的一切，拉开了序幕。

彪龙不夜城。

入夜后繁华更盛，只见灯红酒绿琳琅满街，一眼望不到尽头。澎湃人海中夹杂着欢声嗔语，亦是经耳愈重。流水街口，许多女子正在拉客，风姿绰约，娇嗲成媚。那路的深处，红灯门面一间间并排延伸，只到些更深的地方，便只剩下黑暗了。

黑暗中，看得到皮鞋特有的油亮光泽，不一会，一缕烟灰飘落，有人低声道：“文则被抓了，这事儿吴洋不会善罢甘休。你们先避一避！”

说话的这人叫阿水，三十来岁，声音听着分外疲倦。

“跑路是要钱的！”瘰三佝偻着腰，侧靠在墙角上，答得轻慢。

阿水已经相当不耐，吸了口烟才又吼道，“你他妈的要命还是要钱？”

“阿哥，你心里最清楚，昊沅要是知道这回黑吃黑是你搞的鬼，还害了他铁哥们儿进去，别说咱趟不过去，你那一家子都难说！”瘰三神经质地朝他笑。

阿水便一挥手，“够了！只说你要多少。”

瘰三眉飞色舞，“不多，五十万。就我一个。”

阿水有些不放心的，“其他人呢？”

瘰三冷冷一哼，“阿哥只管放心，该怎么做我还不知道？”

亡命仔是要独吞，阿水心里却盘算着知道这档事的人越少越好，将来要收拾他也容易，便皮笑肉不笑啐道：“识相是最好，别忘了你自己也有份儿。昊沅是个什么东西道上都清楚，要不赶尽杀绝，他连觉都睡不着。你长脑袋的话，三两年都不要回烺龙这地方。”话毕，阿水嫌恶地丢去一张纸，转身踩熄了烟蒂便快步离开。

瘰三拿着纸，低头捡起地上的烟蒂叼在嘴上，闷闷自语道：“我操，抽这么好的烟！看你往后死得快活不快活。”

阿水走得很快，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今晚的月亮特别亮，亮得有些瘆人，好像把他心里的秘密都照了出来，让他眼皮子直跳，片刻也不停。他疾步往外走，转过一个巷角，便看到霓虹闪烁的长

街。阿水刚要舒口气，身后却忽然传出“砰”的一声闷响，霎时飞鸟从巷子深处惊出，哗然划过夜空。阿水冷汗直冒，只觉得寒从心起，无所遁形，他转过身看着黑漆漆的巷子，时间仿佛已经停止，一把冰冷的手枪从黑暗里伸出来，平静地抵住了他的眉心。阿水本能地后退一步，那人便逼近一步，露出一张狰狞愤怒的脸。

阿水吓得鼻涕眼泪齐下，勉强强道：“雷子，好久不见。来这儿消费？”

雷子眯起眼，持枪抵得更重，只道：“阿水，沅哥你也敢动，不是早该想过今天？”

阿水知道雷子来了，事情必然穿帮，自己已是铁板钉钉，死路一条。想着便两脚发软，一屁股坐到地上，抱着雷子的腿痛哭，“雷子你也知道，老爷的儿子大了，早就想接管咱们的生意，可是那些跟着老爷打江山的旧部都退了，生的儿子个个一上来就跟了昊沅，现在场子里里外外都听他一人说话，再这么下去，龙家可就完了，老爷子实在是没别的办法，只有这么一条路！这真不关我事儿，我不过是听命行事，自己一点做不了主！”

待他说完，雷子并未答话，暗处却传出一声嗤笑。阿水探头一看，正是昊沅从后面过来，昊沅五官轮廓很深，双眼炯炯有神，目光却极其冰冷。他不说话，当然也没有笑，只把一手带上胶套，才对阿水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不怪你，你也不要怪我！”

阿水惊得直往后退，昊沅大手却盖上他脸，月色下一声惨绝人

寰的尖叫，待昊沅松开手，已然刺了阿水两眼。后面红店的小姐们闻声跑出来，只见昊沅立在屋影里，如同妖魔。他闲转过身，对着最近的一个小姐道，“看到什么了？”

小姐吓得浑身发软，赶紧回道，“我什么也没看见！”

昊沅点点头，烧了手里染血的胶套，又从口袋里抽出一块手帕擦拭，边擦边抬头一笑，觉得这夜甚美，月色皎皎。

昊沅离开，雷子跟着，走时在阿水身上补了两枪，只见的几个血窝子溅了一地红。阿水倒在红灯区的深处，小姐们纷纷出来围观，然后又沉默离开。没有人报警，老鸨们也紧紧关上了大门。那热闹的小路，顿时寂寥。

人人皆是扛着一条命走一条大道，其实曝死街头，不过是有眼无珠。而人生本身就是一种赌博，没有看准，押错了，就得付出代价。

说到这个趵龙城，其实是个有百年历史的老城，不过直到二十世纪初它还是法国殖民地。因此城里许多有些年岁的建筑都是仿法国哥特式风格建造的，尖尖如塔的屋顶，整齐划一的拱门拱窗，满街并排的宫廷式路灯。放眼一看，只觉觥筹交错中带着亦真亦幻的迷离，尤其是在雨季。此外，趵龙警局最初也是由法国人建立的，他们改造了一个前朝时的翰林院，将它变成了管理中国人的指挥中心。二战结束后，经过了多次重修和整顿，它便成为趵龙城的

中央警察局，保留着过去的姿态，淹没在蓬松大道上。若不是时有警车呼叫着出入，人们常常会都会忘记，这里有一个警局。

光敞敞的审查室里什么都没有，这当然是怕犯人无所不用其极的反抗。稽查科科长宋远烦躁地坐在桌边，身旁是一起录口供的警员余照天，余照天也很烦，咬了两下笔杆子，便猛地拍案而起，抓住文则的衣领，“你到底说不说？”

文则任他揪着领子，目光沉滞，什么也不说。

“车里的就是吴洋，对吧！”余照天面红耳赤，见文则除了沉默还是沉默，不由怒火更炽，“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相当的证据，不要以为你把什么都担下来，就能替吴洋脱罪。我们照样可以抓他！”

文则闻言冷笑，“去啊，去抓啊！让我瞧瞧警察多能耐！”

“操你妈！”余照天一拳打过去，文则跌到地上，嘴角流出血，他扭头就朝那警员啐了一口，叱笑道，“去啊，你妈的现在就去啊！去啊！怎么不去了？啊？怎么不去啦？孬种！”

余照天气急败坏，正要扑上去，一边的宋远却开口了，他随手将口供向前一推，“文则，如果你非要替吴洋顶罪，就有可能被判死刑，就算不死，也是坐天牢坐定了！这样也无所谓吗？”

文则坐起来，缄默不语。

宋远又道：“要真是考虑好了，你就签字吧！”

文则看着那本簿子，竟然眼一眯，毫不犹豫签下自己的名字。

宋远看着口供簿上两个字写得飞扬跋扈，忍不住叹了口气，摇头道：“你这是何苦？为吴洋这种人值吗？”

文则却把口供簿甩给宋远，“那又怎样？满意了就滚！”

文则软硬不吃，宋远和余照天没办法，只得快快出去。两人走到办公室，几个同事便冲过来，七嘴八舌只问一件事，“怎么样？他肯指认吴洋吗？”

余照天一把把口供簿砸到地上，怒道，“指个屁！又白干了！”

余照天性子急，如今白忙一场，自然无法接受。他又不喜欢沉默，便恶狠狠撂了几句话，也不知是要跟谁撒气，甩门便跑出去了。

宋远只得捡起口供簿，扔到桌上，瞧着面前一片茫然的同事，苦笑说：“算了，由他去吧，自从阿沿殉职，局子里都没人跟他作对了，没有对手，那寂寞是适应不来的。”

几个人闻言，心中也不是滋味，只好点点头，陆续回到自己位置上。一人却忽然抬头问：“头儿，吴洋身边的线人又断了。要不要再去找找？”

宋远一愣，继而回道：“算了，别找了，咱们抓了文则，吴洋身边现在一定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

那人嗯了一声，却兀自骂道：“妈的吴洋真是铁板子吗？水泼不进，针扎不进。”

宋远正要去刑事科那边开会，听了这话，出门前又回道：“要想泼湿了吴洋，哪是一年两年里能够做到的？像他这种冷血的人，除

了他自己根本谁都不信！得了，别一个个垂头丧气的，山不转路转，总有一天咱们也能找着机会治死他！”

话说这头警局里为了文则的案子忙作一团麻，到那头吴泮却已经打定了主意。

吴泮在固阳的天桥有座别墅，位于天桥偏峰，景色奇好。他坐在后花园里边抽烟边看着天际霞云，它们于这黄昏时刻层层递进，渐红渐紫，一如日落前的挣扎般化作火烧云。吴泮两指夹着烟，却很久没有动，直到烟口烧到了指缝，他才如梦初醒，将它“呲”一声摁灭在烟灰缸里。

“泮哥！”雷子这时进了来，手上还提着一个包，站在他身边一颌首，“货已经拿回来了。警察那里什么把柄都没有了。”

吴泮站起来，脸色终于有些缓和，随即吩咐道：“做得很好，你现在立刻派人联系一下，想办法给阿则减刑，花多少钱都没关系！”

雷子点点头，又道：“老头子那里……”

闻言吴泮眼神一动，转头看到太阳已经彻底下山了，便道：“人都得各安天命，没有什么福气是享用不尽的，该了结的总是要了结，该死的总是要死。”

雷子又重重颌首，内心里却十分兴奋，毕竟追随吴泮至此，他们早就在等这一天。

趵龙城曾被称为双头城，是因为它养着两个不良帮派，一是龙

老爷名下九龙会，一是武延安名下武帮。这一年，龙家的独生子开始插手九龙会的生意，但此时的九龙会基本已经掌握在吴沅手里，龙少想要坐享其成，自然不得人心。现在又逢龙老爷为了自己的儿子，不顾道义，搞起了黑吃黑的勾当，内部矛盾一触即发。打头的一闹，必定引得武延安这匹豺狼也来凑份子。

武延安嘴上说着中立，可是暗里想着谁赢？吴沅心中一清二楚。只要谁肯开了枪支走私这道口子，他就想着谁赢。再者，吴沅自己也早有了这层意思，只是碍着老头子年纪越大胆子越小，大手笔的事便没法去碰。

吴沅年轻，今年才二十九岁，胆子大，手段也激烈，比起上了年纪的龙老爷和武延安，在彪龙，他才是警方注意的头号人物。其实只论作为，吴沅早已能与摸爬滚打四十多年的武延安齐肩，可要论及威望，他始终屈居第二把交椅。然而如今，火引子已经烧到尽头，纸既已捅破了，情面也就一并没了。对他而言，江山易主，不过是迟早的事。

零三年快到夏天的时候，彪龙城里闹得沸沸扬扬，说是一家由德国投资商投资筹建的星级饭店——天河，实际上是由两个中国人操作的，一个是武延安，一个就是吴沅。这条消息虽然只是揣测，却无疑暗示了吴沅已是今时不同往日。

紧接着不到四十天，在吴沅的运作下，文则走私毒品罪证不足，连同其他乱七八糟的事一起，只判了个四年有期。四年而已，

余照天哪里肯依，一再上诉，却都因为没有关键证据而被驳回。

文则在法庭上看到了昊沅，他沉沉坐在席间，丝毫不把周围一触即发的警察放在眼里。只有在判刑的时候，昊沅对文则点了头。文则知道，那是要告诉他，兄弟情谊还在。

零三年七月，文则入狱一个月，昊沅已坐上九龙会第一把交椅。

文则十九岁跟了昊沅，如今已有六年，坐牢四年，只是四年以后再见，谁还会是原来的自己？

然而他们的故事，生死边缘的人生，从这里才是真的开始……

趵龙城是个山地城，同时也是个大都会，河水横通，分区明显。河水以南叫做横阳，商业发达，各种交易中心汇集，高级写字楼，Shopping mall，星级宾馆不一而立。河水以东叫做固阳，是个典型的生活文化区，市里的主要大学校区都在这里，因此固阳也被叫作大学城。

固阳之后，毗邻郊外的那一片，则叫龙阳，主要是工业生产区，建有很多大公司的原料生产基地及个别生物实验室。龙阳的环境不好，空气质量差，气候恶劣，交通也不方便。在龙阳生活的多是从外地来到趵龙闯荡的打工仔。此外，龙阳最为出名的就是两大监狱——男子监与女子监。龙阳监狱的规模庞大，可是除了大，更有的是环境严酷，管理涣散，关在里面的多是些犯了大案的人，个